



Bel-Ami

漂亮朋友

(法) 莫泊桑◎著 张杰◎译



(全译本)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漂亮朋友

(法) 莫泊桑 著

张 杰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亮朋友 / (法)莫泊桑著;张杰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500-0914-1

I. ①漂… II. ①莫…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
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8111 号

PIAOLIANG PENGYOU

漂亮朋友

(法)莫泊桑 著 张杰 译

出 版 人 姚雪雪
总 策 划 杨建峰
责任编辑 刘 云
美术编辑 松 雪
制 作 王 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1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914-1
定 价 31.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7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居伊·德·莫泊桑(1850—1893),法国伟大的短篇小说大师。由于他在短篇小说上的辉煌成就,掩盖了他在长篇小说上的创作成就。其实,他的长篇小说所达到的高度,完全可以与短篇小说相媲美。

莫泊桑一共写过六部长篇小说,代表作品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漂亮朋友》。

本书的主人公杜洛瓦,是一个郁郁不得志而又一心钻营的破落军官。由一次偶然的机会得以进入报界,于是他极尽造谣、捏造、欺骗为能事,用以讨好大人物,他用下流肮脏的手段博取贵妇人的欢心,最后终于挤进了第三共和国的统治集团。

这部小说揭露了报界的黑暗,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不过,莫泊桑小说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相比较于同时代的其他小说,谈不上很深刻,但是莫泊桑的高超的艺术手法却于此展现无遗。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流畅的文笔,无不令人拍案叫绝,毫无疑问,这是一部伟大的文学经典。

为了让读者领略莫泊桑的高超艺术,我们特地翻译了此书,限于学识,错漏偏差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二〇一四年三月

目 录

第一卷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8
第三章	32
第四章	51
第五章	66
第六章	104
第七章	135
第八章	154
第二卷	177
第一章	177
第二章	201
第三章	215
第四章	235
第五章	249
第六章	270
第七章	280
第八章	298
第九章	309
第十章	322

第一卷

第一章

乔治·杜洛瓦拿出一枚一百苏^①的硬币给女管账，而后接过应找的零钱，径直走向饭馆大门。

他风度翩翩，一来是因为与生俱来的英俊秀美，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以往作士官时的修养。因此他有意昂首挺胸，用那种军人特有的姿势，娴熟地卷着嘴上的胡须，以他那英俊小伙子迷人的目光快速地向那些尚未吃完饭的顾客扫了一眼，犹如撒网一般。

女顾客们早已仰头盯视着他，她们中包括三个年轻的女工；一个头发散乱、不修边幅的中年女音乐教师，她的帽子积满灰尘，连衣裙歪歪扭扭；另外还有两个小资产阶级妇女正由各自的丈夫陪伴着。她们都经常光顾这家实惠的小饭馆。

步入人行道后，他有那么一段时间停滞不动，为下一步作打算。今天是六月二十八日，囊中仅余三法郎四十生丁，这区区几个钱必须得坚持到月底，这就意味着他或者是不吃午饭吃两顿晚饭，或者是不吃晚饭吃两顿午饭，到底该如何全凭他拿主意。他暗暗思索着：午饭仅需二十二个苏，而晚饭却得支付三十个苏，假如仅用两顿午饭，他便能够节约下一法郎二十生丁，这些钱还可以使他再用两餐简单的面包夹红肠，并且可以漫步林荫大道，美美地喝上两大杯啤酒，而喝啤

^① 苏：法国辅币名，旧时等同于二十分之一法郎，也就是五生丁。一百苏即是五法郎。当时的一法郎约为今天的二十五法郎。

酒已成为他晚上最大的开销，也被他视为无上的欢乐。因此他迈步朝洛雷特圣母院大街的下坡走去。

他走路的样子就好像身上仍然穿着当初的轻骑兵服装，昂首挺胸，两腿稍叉开，就跟刚跨下马背一样；他穿梭于人潮汹涌的大街上，碰到阻碍他路的，或者用肩头顶或者用手推。他头上那顶歪斜着的大礼帽已经有些年代了，脚后跟敲击着石板地面发出咚咚的响声。他脸上一直保持着一种挑衅的神情，睥睨着眼前的行人、房屋，甚至全城，赫然是一个屈尊降贵、甘当平民的漂亮退伍军人气派。

虽然他那身西装仅值六十法郎，但是穿在他身上却还是比较得体，只是稍显庸俗了一点儿。他身材挺拔，体格匀称，那头天然生成的金栗色而又微显红棕色的卷发从头顶中央分出一道沟，向两边梳着，两撇小胡子高翘着，犹如泡沫飘浮在嘴唇上，一双清澈的蓝眼睛，中间缀着一个小小的瞳孔。他的这副形象跟通俗小说里记载的那些坏家伙如出一辙。

这个夜晚是典型的巴黎夏天的夜晚，一丝风也没有，闷热得跟浴室似的城市在这样憋气的夜里好似出汗一样。用花岗石砌成的下水道口渗出污浊不堪的气味；被安置在地下室的厨房也从低矮的窗口中散发着洗碗的泔水味和残羹冷炙的馊臭味，一直蔓延到大街上。

每一个看门人都不着上衣，跨在有着麦秸坐垫的椅子上，躲在大门门洞下面吸烟。过路的人们全都光着脑袋，手托着帽子，迈着软绵绵的步伐移动着脚。

乔治·杜洛瓦到达林荫大道，他再一次停下来，对于下一步到底该如何做还是犹豫不决。他原打算到香榭丽舍大街和布洛涅树林^①的林荫大道的树木下找点清凉的风，但是另外一种幻想也令他魂牵梦绕，那便是企图遇到某种艳福。

如何遇到这种艳福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三个月来他昼夜都

① 布洛涅树林：位于巴黎西北，是当时贵族、资产者游乐的常去之所。

在期待着。在那么几次尽管凭他漂亮的面孔和翩翩的风度，偷偷摸摸地也享受过一些爱情的甜美滋味，但他还是企求获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

他双手空空如也却又欲火旺盛，每逢马路上那些溜来溜去到处乱转的女人在街角朝他低语：“去我家怎么样，漂亮的小伙子？”他身上便火烧火燎般，但是他可没有胆量随她们去，因为他付不起钱；况且，他还在守候另一种东西，另一种至少摒弃这种低俗的拥抱和亲吻的东西。

然而他热爱妓女群聚的场所，喜欢她们经常光顾的那些舞厅、咖啡店和街道；他喜爱跟她们肌肤相碰，聊几句话，亲昵地用“你”来称谓她们，闻一闻她们身上散发的那种很浓的香水味，喜爱守在她们身旁，因为毕竟她们是女人，是可以赐爱予人的女人。他跟那些身份尊贵的人不一样，他从不轻视她们。

他返身跟着沐浴在热浪中的人流走向玛德莱娜教堂。路边的大咖啡馆里人群拥挤着，座位一排排的都占据到人行道上了，门前灯火辉煌，光线强烈得刺人，顾客们就被置身在这种环境下。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些圆的方的的小桌子上布满了玻璃杯，里面是红、黄、绿、棕等五颜六色的饮料；长颈的玻璃瓶腹部饱满，里面放置的是圆柱形的透明的大冰块，熠熠泛光，冰镇着瓶里晶莹剔透的凉水，令人垂涎欲滴。

杜洛瓦缓缓而行，想喝点东西的欲望令他更加干渴难耐。

夏日夜晚特有的难以摆脱的闷热口渴令他心情烦乱，他幻想着清凉可口的饮料一饮而尽的快意。不过一旦他今晚享受完两杯啤酒，那么就意味着明天那顿廉价的晚餐泡汤了，并且在月底饥肠辘辘的感觉他可是体会过的。

他暗暗想着：“我必须要坚持到十点钟，再去美洲人咖啡馆喝我的啤酒。活见鬼，渴得受不了了！”他盯着那些安坐桌前惬意喝酒的人，他们为了解渴可以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他昂首阔步走过每一家咖啡馆，与此同时他也用眼角不住地瞟着那些人，根据他们的脸色和

服饰，他很轻易地就能判断出他们囊中究竟几许钱。他逐渐气恼起这些尽情享受的人们。假如翻一下他们的口袋，肯定能发现一些金路易^①、银法郎和铜苏。平均每个人最少装着两个路易，每个咖啡馆的人数都超过百数，按每人两个路易计算，一百个人就有四千法郎！他一边装模作样、悠闲地走着，一边暗暗叫骂：“这些蠢猪！”如果他可以躲在街角的阴暗处顺手逮到他们中的任一个，他肯定会不假思索地扭断他的脖子，如同当年部队大演习时他不费吹灰之力地扭断那些乡下人的鸡鸭的脖子。

他禁不住回忆起在非洲生活的两年，他在南方那些小哨所里绑架敲诈阿拉伯人的事情。他回忆起那次私自外出抢劫的情形，那次事件共使三个马莱德·阿拉纳部族的男人命丧黄泉，但是他和他的帮凶却获得了二十只母鸡、两头绵羊和一些金子，外加以供六个月开玩笑的资料。一回想起这些，他的嘴唇上现出残酷而骄傲的浅笑。

那次作恶的罪犯一直未被查出来，其实根本就没有被当成一回事来对待，因为阿拉伯人差不多生来便被视作士兵们的玩物。

不过巴黎的情形却不一样了。人们被禁止持刀握枪，为所欲为地洗劫老百姓的钱财，干了坏事还能逃脱法律制裁，兀自逍遥快活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他感到自己体内依然涌动着恣意践踏被征服国家的那种士官的本性。他的确追念在沙漠里度过的那两年。未继续待下去是多么令人惋惜呀！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他本打算回来会不错一些，但是如今！……唉，糟糕透顶，如今！

口腔内的舌头微微动了一下，发出一声很轻的响音，仿佛要确定一下上腭干涩与否。

他的周围来来往往的全是一些行动迟缓、有气无力的人。他始终默默想着：“一群混蛋！这些傻瓜的背心口袋里都塞着钱。”他一边用嘴吹着轻松愉快的曲子，一边用肩膀推撞着这些行人。被撞到的男人

① 路易：法国货币名，一个路易相当于二十法郎。

们转头不高兴低骂着，女人们却大声叫骂：“畜生不如！”

他经过滑稽歌舞剧场，停在美洲人咖啡馆对面，考虑着该不该现在就去喝他的那杯啤酒，因为他实在渴得受不了了。在还没有下定决心之前，他站在街心望了一下那几只光亮的大钟。现在才九点一刻。他心里清楚，一旦满满一大玻璃杯啤酒摆到他面前，他立刻就会一饮而尽，如果这样的话，到十一点钟以前的这段时间他又该如何度过呢？

他迈开脚步离开了，暗暗地想着：“我一直走到玛德莱娜教堂，而后再缓缓踱回来。”

就在他经过歌剧院广场拐弯时，从他身边晃过一个胖胖的青年男子的身影，他隐约觉得似乎在某个地方看见过这张面孔。

他一边竭力回忆着，一边紧紧尾随着这个青年人，嘴里一时不停地咕哝着：“活见鬼，我究竟是在哪里碰到过这个混蛋呢？”

他费尽心思努力在头脑中搜寻，却无论如何也不得要领。后来因为记忆中的特异现象，他眼前一亮，一个相仿的影像出现在脑海里，那人身着轻骑兵制服，但是不像这么胖，并且更显年轻。他不由得大声叫嚷着：“嗨，福雷斯蒂埃！”同时阔步追过去，拍了一下这个行人的肩膀。那人回头望了他一眼，然后问道：

“您找我有何贵干，先生？”

杜洛瓦笑容满面地说道：

“你不记得我了吗？”

“不记得。”

“第六轻骑兵团的乔治·杜洛瓦。”

福雷斯蒂埃立刻摊开双手说：

“哎呀！老兄！别来无恙？”

“我很好，你怎么样？”

“啊！我吗，我可是不如意。你知道吗，我如今的肺跟一团烂纸没什么区别，一年里有六个月不停地咳着，都是因为在返回巴黎的那

一年在布吉尔染上了气管炎，病根一直未除，算来已有四个年头了。”

“是吗！但是你打眼看来还蛮硬朗的。”

然后，福雷斯蒂埃热情地挽着他的老朋友的胳膊，讲述他的病史，诉说医生们的诊断结果以及劝慰，并且告诉他身居他这样的地位，要服从医生们的忠告是何等的难事。他们劝他去南方过冬，可是他如何做得到呢？他已经是已婚家庭的人，并且又担任新闻记者，工作挺令人满意的。

“我为《法兰西生活报》主编政治新闻，并且兼任《救世报》有关参议院消息的采访员，有时还在《行星报》的文学专栏递上几篇文章。你瞧，我就是这样生活着的。”

杜洛瓦诧异地盯着他。他变化太大了，变得稳重多了。他现在的举手投足气度不凡，衣着服饰恰到好处，言谈举止信心十足，并且挺着啤酒肚，看得出饮食很好。以前的他却很干瘦，好动成性，毛毛躁躁，邋邋不堪，最是惹事的种子，成天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没想到巴黎三年竟把他改造成另外一种人，他长胖了，也稳重多了，鬓角已现出少许白发，虽然他还不满二十七岁。

福雷斯蒂埃询问着：

“你现在打算去哪儿？”

杜洛瓦回答道：

“什么地方也不去，在回家之前我瞎逛一圈。”

“既然如此，你愿意陪我去一趟《法兰西生活报》吗？有几张校样得检查一下，而后咱们一块儿喝杯啤酒。”

“我陪你。”

于是他们友好地相互挽着彼此的臂膀走着。他们如此的亲密来源于共同的学生生涯和当兵经历。

“你现在在巴黎哪儿高就？”福雷斯蒂埃问。

杜洛瓦耸着肩说：

“实话跟你说，我就要饿死了！我的服役期一过，就打算到这儿

来，来……来求发展，或者干脆说打算到巴黎来了此一生；我在北方铁路局谋了个职员差使，已有六个月光景了，一年有一千五百法郎收入，多余的一分钱都没有。”

福雷斯蒂埃小声嘀咕着：

“见鬼，这可赚不了钱。”

“是啊。但我能怎样呢？我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倒不是说我胸无大志，缺乏恒心，的确是毫无办法啊！”

他的朋友用那种世故的姿态，如同估量一件物品一样，把他彻头彻尾审视一遍，而后很坚定地说：

“你明白吗，老弟，这儿什么事情都得取决于你的胆量。一个人，只要脑子灵活一些，作部长比作科长还来得轻松呢。要使得别人唯你是从，而不是求助于别人。但是换句话说，从前你为什么 not 找一个强于北方铁路局职员的工作呢？”

杜洛瓦回答说：

“我四处找，可是哪里就找得到啊。但现在却有些希望，有人举荐我去佩瓦兰驯马场担任骑术教练，在那儿我每年最少可得三千法郎。”

福雷斯蒂埃突然顿住脚，说：

“不要去干这个，那是划不来的，纵使你能拿到一万法郎也千万别去干，否则你会自毁前程的。在办公室里工作你还可以不出面与人打交道，没有人认得你，假如你有能耐，你随时可以拔脚跳离，另谋职业，飞黄腾达。但你如果当上骑术教练，什么都完了。就好比你成为一家全巴黎人都会光顾的饭馆领班一样。你一旦教上流社会的人或者是他们的子弟骑术，就再也没有机会被他们视为平等的人相待了。”

说完，他略微停顿一下，思考了一会儿，而后问道：

“你中学毕业会考是否通过了？”

“没有，两次都以不及格告终。”

“这没关系，总之你已读完了所有中学课程。如果有人跟你聊西

塞罗^①或者蒂贝尔^②，你大体上应该明白是什么事情吧？”

“是的，大体相差不多。”

“这就足够了；没有人会懂得比你多一些，除了二十来个任何实际问题都办不来的读死书的傻子。要让别人把你看做是有学问的人是很容易的，总而言之，千万不要让别人当场看破你的无知，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对困难要想方设法，动点脑筋躲开它，碰到拦路虎尽量绕过去；但对别人，就得搬用字典，查出一些难题打败他。每一个人都笨得像鹅，蠢得像鲤鱼^③”。

他高谈阔论，摆出一副久经历练、信心十足的架势，同时微笑地望着熙来攘往的人群。但是他忽地咳嗽起来，只得停住等着这阵发作结束，然后心灰意冷地说道：

“这个气管炎总不见好，简直烦死人了！现在天气还很热。唉！今年冬天我必须得到芝通^④疗养，对呀，别的也管不了了，健康最重要嘛。”

他们走到普瓦索尼埃尔大街，来到一扇大玻璃门前站住，这扇玻璃的后面有一张报纸平铺着贴在上面。那儿正站着三个行人聚精会神地读报。

玻璃门的上方有六个大字：法兰西生活报，它们是由煤气灯火焰拼组而成，闪闪发光，仿佛呼唤行人驻足观望似的。行人每每途经这里，立刻就会被这几个熠熠闪亮的大字所笼罩，全身倏然变得亮堂起来，仿佛沐浴在阳光下，不遮一丝一毫，然后立刻又落入黑暗中了。

福雷斯蒂埃一边推门一边说：“进来吧。”杜洛瓦跟着进去，踏上那条整条街都清晰可见的华丽而又蹩脚的楼梯，进入前厅；其中两个年纪较轻的职员弯腰向福雷斯蒂埃鞠了一躬，而后他们停在一间好像

①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

② 蒂贝尔（前42—37）：古罗马皇帝。

③ 这是法国人惯用的比喻手法，如同我国常用的“笨得像猪、蠢得像驴”一样。

④ 芝通：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小镇，与意大利边境相邻，气候怡人，是著名的温泉疗养圣地。

是候见室的房间里。这间屋子布满尘埃，乱七八糟，墙上那假天鹅绒的壁毯已由绿色变成黄色，上面污点到处可见，许多地方早已磨损出窟窿来，好似遭到老鼠的啃啮。

“你稍坐片刻，”福雷斯蒂埃说，“过五分钟我就回来。”

这个房间共有三扇门，他走向其中的一扇而后离开了。

整个房间被一股口不能言的、编辑部里特有的怪异气味弥漫着。杜洛瓦有一点点的害怕，特别是被惊奇所震慑，坐着一动不动。时时有人经过他面前而后跑开，从这扇门进来又从那扇门离开，迅速得不容他看仔细。

这些忽进忽出的人，一会儿是些年轻小伙子，忙忙碌碌，手中的那张纸因跑动而颤动着；一会儿是些排字工人，他们身穿棉布工作衫，油墨斑斑点点，洁白的衬衫领外露着，呢料裤子跟上流人士穿的很相似；他们谨慎小心地捧着一打一打刚印刷好的报纸以及印制出的墨迹未干的校样。间或会出现一位五短身材、打扮入时的仿佛绅士模样的人，身着瘦腰式大礼服，两腿被瘦瘦的裤管紧紧绷住，脚上的皮鞋尖得有些过头。这是一名记者，他的职责是专门采访社交场合消息并且在当晚本地新闻发表。

其他还有一些人，他们庄重、沉稳，头上戴的是平边大礼帽，仿佛只有这种打扮才能显示出他们特殊的身份。

福雷斯蒂埃挽着一个瘦高挑的人走进来。那人大约有三四十岁，黑礼服上系着一条白领带，深褐色的头发，两撇小胡子翘着尖尖的角，满脸的傲慢与自鸣得意。

福雷斯蒂埃对他说：

“再会，亲爱的大师。”

那人握了一下他的手，说着：

“再会，亲爱的。”说完，胳膊夹着手杖，吹着口哨走下楼去。

杜洛瓦问：

“他是谁？”

“雅克·里瓦尔，著名的专栏作家和决斗专家，他才把校样修改完。他同加兰、蒙泰尔一起被誉为现今巴黎三个最有才华的时事评论专栏作家。他在这里每周仅仅需交两篇文稿，却可赚得年薪三万法郎。”

当他们恰好要出去时，碰到一个矮矮胖胖的人。此人头发很长，龌龊不堪，正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往楼上爬。

福雷斯蒂埃朝他深鞠一躬。

“他是诗人诺尔贝尔·德·瓦雷纳，”他告诉杜洛瓦，“他曾写过《死去的太阳》，稿酬也相当丰厚。他为我们写的短篇小说索价三百法郎一篇，但每篇却不超二百行。我们去那不勒斯人咖啡馆吧，我口渴得很。”

一坐在咖啡馆桌子前面，福雷斯蒂埃就叫道：“上两杯啤酒！”然后，他把他那杯啤酒一饮而尽，但杜洛瓦却抿一小口慢慢吮吸着，仿佛那是琼浆玉液。

他的朋友一直缄默着，好像在思考着什么，最后忽然开口道：

“你为何不尝试着干新闻这一职业呢？”

杜洛瓦惊诧地凝视着他，而后回答说：

“但是……因为……我根本没有写过一点东西啊！”

“噢，这算什么！试试看嘛，可以从头开始。我呢，我可以让你替我探听消息，搞些活动，作些采访等事。起初你每月能够拿到二百五十法郎的报酬，车马费另算。如果你同意，我去跟经理说说？”

“我巴不得呢。”

“那么，首先要做的是，明天去我家共进晚餐；我仅仅邀请五六个人，瓦尔特老板及其夫人，还有方才你见过的雅克·里瓦尔和诺尔贝尔·德·瓦雷纳，外加上我妻子的闺中好友。就这样，你一定来，如何？”

杜洛瓦犹豫起来，满脸通红，不知该如何答复，最后才支支吾吾地说：

“这……我没有得体的礼服。”

福雷斯蒂埃吃了一惊问：

“你没有礼服？的确是个问题！这可是一件缺不得的东西。你得清楚，在巴黎就算没有床也不能缺了衣服。”

说完他忽然摸起他的背心口袋，拿出一小把金币来，从中挑出两路易递给他的老朋友，真挚而和气地说：

“这钱你什么时候还我都行。拿去租一套你必不可少的衣服来，或者采取分期付款、一个月内还清的办法购置一套；总之一句话，认真打扮一番，明天晚上七点半准时赴我家晚宴，地址是封丹街十七号。”

“你真是太好了，谢谢……请相信我永远难忘你的大恩……”

另一个截住他的话，说：“这没有什么，就这样说定了。再喝一杯如何？”而后他又朝伙计叫道：“再来两杯啤酒！”

两杯酒下肚，新闻记者问他：

“随便散散步，闲逛一小时如何？”

“好的！”

然后他们再一次走向玛德莱娜教堂。

“我们做些什么事情呢？”福雷斯蒂埃问，“人们一直说，在巴黎，一个喜欢游逛的人必定有事可干，这话却不尽然。比方我，一到晚上打算游逛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去哪儿。要说去布洛涅树林转悠，身边要有个女人才有情调，但是哪能身边一直有女人相伴；那些欢歌燕舞的咖啡馆只能吸引我的药剂师和他的妻子，对我丝毫没有诱人处。如此一来能做些什么呢？无所事事。这儿理应建一个类似蒙索公园^①的夏季公园，通宵达旦地开放，人们能够在里面的树下安坐，一边喝清爽的饮品，一边享受高雅音乐。这个公园不要成为人们娱乐的地方，而应该是一个闲庭信步的好场所；门票费一点也无所谓，这

① 蒙索公园：巴黎科尔塞尔区一景色优美的公园。

样可以吸引那些迷人的贵妇人。公园里要设置一些细沙铺地，野径通幽处有电灯照明，可供人们闲情散步，人们有听音乐的欲望时，也能够就近席地而坐。以前像这种东西在米扎尔^①音乐厅倒有一些，可总也脱不了小酒店里低级乐队的味道，舞曲太多，地方也嫌拥挤，树阴稀少，没有幽静的一隅。如果建一个环境优美、宽敞广阔的大花园，那该是多么美的享受啊！现在你打算去哪儿？”

杜洛瓦也搞不清楚，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最后仿佛下定决心，说道：“疯狂地牧羊女游乐场我尚未进过，早想去开一下眼界。”

他的伙伴叫道：

“疯狂的牧羊女游乐场，哎呀，那里像烤炉一样闷热，会把我们烤熟的了。但是，也行，那也是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因此他们返身走向蒙马特尔城关大街。

游乐场正门灯火辉煌，有四条路交会于此，路口被照得如同白昼。出口处停放着一排出租马车。

福雷斯蒂埃刚要朝里去，杜洛瓦阻止他说：

“我们还未买票呢。”

另一个毫不在意地说道：

“跟我一块儿用不着买票。”

他来到检票口时，三个检票员一齐向他打招呼，中间站着的那个伸手给他。新闻记者问：

“还有好的包厢吗？”

“是的，福雷斯蒂埃先生。”

他从别人手里接过包厢票，推开两扇外包皮革内衬软垫的大门，俩人进入大厅。

大厅内烟雾缭绕，点燃的烟草冒出像雾一样的薄烟，使远处的舞台和剧场的彼端笼罩在虚无缥缈中。观众席上雪茄和香烟散发出来的

^① 米扎尔（1789—1853）：法国音乐家，著名乐队指挥，专搞大众音乐。1840年他在巴黎维维纳街开设了一个米扎尔音乐厅，并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过露天音乐会，均获巨大成功。